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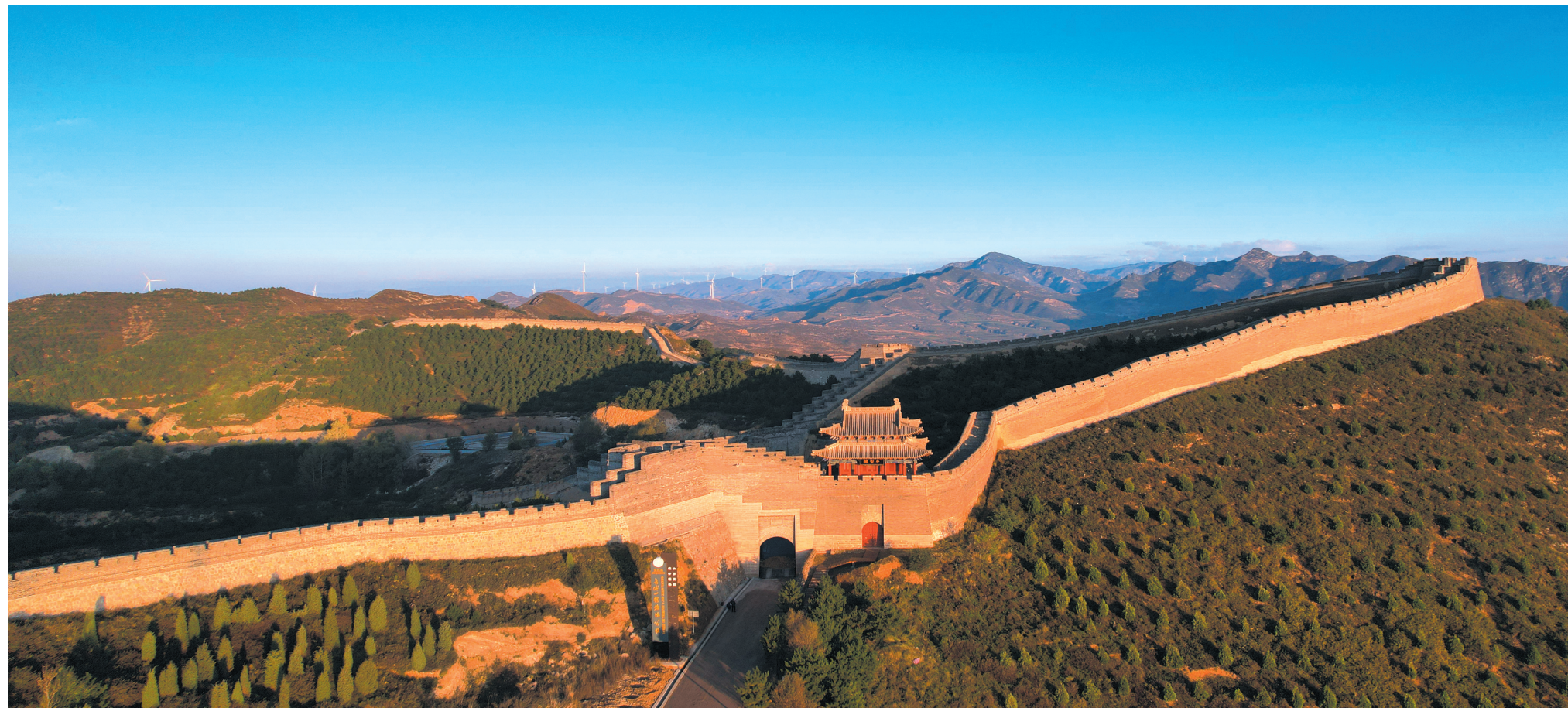
2026年1月

11日

星期日

农历乙巳年十一月廿三

忻州日报社出版 第978期 总第12298期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CN14-0026
代号:21-20 今日4版



初冬时节,天气骤冷。从繁峙县砂河镇出发,向东行去,起初还是平川坦途,村落星布,风电塔架遍布。车行不过半个时辰,景致便悄然换了模样。崇山峻岭间,道路曲折折。过了平型关村,向东北行去不远,就看到前方山峦间,长城蜿蜒盘旋,平型关关楼耸立。

山脚下停好车,向山上爬去,沿途多是嶙峋的岩石与泛黄的灌木。新修的关墙感觉不是“躺在历史里”的旧物,而是陡然站起来的苍龙。青砖是洗过的深蓝色,在夕阳下泛着铁器似的冷光;垛口齐齐斩开天际线,像巨兽新磨的齿。关楼屹立于两边山脊的交汇处,长城一号公路穿过门洞,伸向远方。

站在长城上,一览众山小,景观尽收眼底。向两边望去,山峦起伏,沟壑纵横,一眼望不到边。风从北刮过来,发出呜呜的声响。你仿佛能听见,风里夹杂着遥远的金铁交鸣与战马嘶鸣的余响。因为这里的每一块石头,每一寸泥土,都曾被热血浸染,被战火灼烧。

平型关位于内长城中部,东接倒马关、紫荆关、居庸关内三关,西连雁门关、宁武关、偏头关外三关,南经牛帮口顺太行山交娘子关、马岭关、黄泽关。《读史方輿记要》载:平型关“东控紫荆,西辖雁门,与团城子堡分管内边百二十四里”。这里是连通河北的要道,防控外敌的雄关。平型关因其形如瓶而得名。

平型关长城景观完整且丰富,集关口、边墙、敌台、关堡、烽火台于一体,修筑集土石夯筑、石砌、砖包多种方式,因险制宜。在关口处建城,城连边墙,城外建堡,烽火台拱卫传警,展现了完整的明代军事防御体系。

在这里可以切身感受什么叫“形胜之地”。平型关,它的险,是天生的,是造化的手笔。恒山山脉与五台山山脉,这两条巨龙在这里猛然交汇,却又吝啬地只留下这一道缝隙。将关城建在这“瓶形”峡谷最细的“瓶颈”处,当真是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。

这道沉默的峡谷,这列无言的青山,在千百年里,不动声色地,导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喜剧,吞吐了无数的热血与传奇。

千年烽烟:从“瓶形寨”到“平型关”

这关隘的历史,远比它的名字来得悠久。据《繁峙县志》载:此段长城为“战国时赵国修筑”。公元五世纪,鲜卑拓跋部在平城(大同)建立北魏政权,开始与南朝的宋形成南北对峙局面。为了护卫京都,便着手建筑长城。据《魏书·世祖本纪》载:“太君七年(446年)六月丙戌,发司、幽、定、冀四州十万人,筑畿上塞围。起上谷,西至于河,广袤皆千里”。北魏所筑这道“畿上塞围”,即长城。东起居庸关,西至河曲县黄河畔。山西灵丘县时属京畿,长城与县南之平型关相接。

公元550年,北齐立国,建都于邺(河北省临漳县)。为防御突厥、契丹等外族入侵,亦新修长城。据《北齐书·文宣帝纪》载:“天保八年(557年),于长城内筑重城,自库洛拔,而东至于塙纥戌,凡四百余里”。重城,即内长城。库洛拔大致在今山西朔县,塙纥戌即大致为平型关一带。

在盛唐的恢弘气象里,它有一个质朴的名字——“瓶形寨”。唐朝的边塞诗雄浑豪迈,但防守在这里的军士,过的恐怕是另一种生活。他们面对的,是北方突厥游牧飘忽不定的袭扰。那时的战事,多是小股的,快速的,如同草原上闪电般的冲突,胜负往往在瞬息之间,史官的笔尖很难顾及到这偏远的寨堡。它像一个沉默的哨兵,立在帝国的北疆,见证着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的苍凉轮回。

历史的车轮碾过五代十国的乱世,进入了北宋。对于中原王朝而言,这是一个憋屈的时代。“燕云十六州”的丢失,如同被人一拳打碎了胸前的铠甲,将柔软的腹心直接暴露在北方强邻的铁路之下。平型关所在,一下子从后方哨所,变成了最前沿的阵地。它不再是“瓶形寨”,而成了宋军抵御辽国骑兵南下的重要堡垒。关内筑“六郎城”,宋兵据险守卫,城址至今依稀可辨。关外唐河北岸,辽朝筑“太后城”与“六郎城”对峙。宋端拱元年(988年)冬,辽人自平型关西翼大石路入侵,为宋兵所败。金人元德明之诗描写了平型关之险:“海云萧瑟雪花乾,人在羊肠百八盘。闲客不知名利苦,见时应付画图中。”600年后,清道光年间繁峙知县周人甲赋《平型关怀古》,对金代平型关的刀光剑影予以再现:“城头箭鼓送残昏,战垒烟塞

晋冀要塞平型关

□王文君



接雁门。天许颈项割割据,曾从关上数中原。”真正将平型关推向其军事生涯巅峰的,是明朝。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了漠北,但北元的势力始终是悬在明帝国头上的一把利刃。为了应对无休止的侵扰,明朝倾尽全力,构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——万里长城。而平型关,因其无与伦比的地理价值,被选为“内长城”防线上的关键锁钥。所谓“内长城”,是从北京居庸关、紫荆关向西,经河北、山西,直至黄河岸边的另一道生命线,是保卫京师和中原腹地的最后屏障。平型关,就是这道屏障上最坚固的纽扣之一。

明正统十四年(1449年),发生了震惊天下的“土木堡之变”,皇帝被俘,几十万精锐全军覆没。得胜的瓦剌首领也先,挟雷霆之势,挥师南下,直扑北京。在内长城沿线,明军进行了悲壮而坚决的抵抗。《繁峙县志》载:“瓦剌由茹越口(平型关西翼)入,双方激烈争战。”在这种背景下,进一步强化长城防御体系,成了明王朝的重中之重。

现存平型关门即为明正德六年(1511年)建。关门城台上建三间单层门楼。内侧建百



米见方的瓮城。两翼之长城为石砌或以山险为障。烽火台向北与浑源县鼓风岭呼应。

到了明朝中后期,名将戚继光调防北疆。这位在东南沿海让倭寇闻风丧胆的将军,一眼就看出了北方长城防线的弊端:墩台低矮单薄,无法有效驻兵和储备物资。于是,他大力推行“空心敌台”的建设。我们今天在平型关两侧山脊上看到的那些砖石结构的、巍然耸立的墩台,多数便是那个时期的遗产。这些敌台,内部中空,可分三层,能驻兵、储粮、存兵器,顶部可供瞭望射击。它们不再是孤立的烽火信号台,而是一个个坚固的、可以独立作战的堡垒。一旦敌军攻上城墙,便会陷入两侧敌台交叉火力的死亡陷阱。戚继光的革新,让平型关的防御体系从“一道墙”,进化成了“一张网”,变得更加致命。

除了防卫外敌,平型关还是一条重要通道。明代,从都城北京通向山西的干线道路共有两条,一条是经涿州、定州、井陘、平定、榆次至太原;另一条自涿州经涞水、易州、广昌,折马头关入山西,经灵丘、平型关、繁峙、代县、忻县至太原。这条干线是明朝国家级的主要干线道路,也是京师通往太原的政治军事活动的生命线。

清朝一统天下,长城失去了主要的防御对

雄关残照:堡城的遗骸与风骨

关城西南约5里,是平型关堡。平型关堡与平型关血脉相连,却又气质迥异;那里是决战的激流,这里,则是激流发源地沉默而坚固的闸基。

堡城保存还算完整,城内街道、民居显现的是明清建筑风格。历史记载为明正德六年(1511年)筑,万历九年(1581年)增修,周长为458丈。四向置门,南北二门有城墙,并置瓮城,瓮城周长均为25丈;角楼4座,敌台2座,北门置铺房3间。

最先攫住人目光的,是那一道苍灰色的城墙。它竟真如史料所载,四面合围,将整个村落严实实地拥在怀中。城墙算不得特别高峻,却有一种历经剥蚀后的、磐石般的固执。墙体是黄土与砖石混杂的,风雨在它身上雕凿出无数沟壑与孔窍,斑斑驳驳,像一幅摊开在大地上、漫漶不清的边陲舆图。

平型关村南有牌楼,上书“平型关”三个红色大字。南城门外高约3.5米、宽约2.5米,城门台基用条石砌筑,这里曾有座瓮城,如今已不见踪迹。从残旧的城门进去,就是现在的村落。中轴线为街道,长约500米左右,纵贯南北,两边是参差错落的民居。据村民说堡内辉煌时期曾设有文衙门、武衙门,还建有规模比较大的寺庙三教寺、碧霞寺等,如今已不见踪影。村子中央有一处过街戏台,中间留了门洞。穿过戏台,不远就是堡城北门。北门外洞东壁嵌石碑一块,记录了明代天启七年重修平型关堡的情况。北门外门洞西侧,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平型关战役遗址”的石匾嵌在墙内。北门外有瓮城一座,保存较好。堡城北设有六郎城,传为宋将杨延昭镇驻之地。

登上北面城墙,视野陡然开阔。远处,恒山的余脉如青灰色的波涛,层层叠叠,沉默地涌向天际。这里曾是帝国北疆的筋骨,每一道山梁都可能闪过游骑的踪影,每一片沟壑都或许埋伏着出击的锐卒。而今,群山依旧,烽火已熄。城墙内侧,是村民依墙而建的屋舍院落,红砖房顶与古老的墙垣亲密无间地依偎着,炊烟袅袅升起,透着人间的暖意。一位老汉倚着自家门框,吧嗒着旱烟,目光安然,投向远山。他脚下的土地,或许正是当年守军贮藏箭矢的仓廩所在。

历史最坚韧的生命力,或许就体现在这种无言的层叠与覆盖之中——最激烈的冲突,最终化为了最平和的日常;最坚硬的防御工事,最终围护着最柔软的炊烟与灯火。

军阀鏖兵:1927年的钢铁碰撞

历史的烽烟,在平型关并未因为清朝的衰落而彻底熄灭。进入20世纪,当热兵器成为战场的主宰,这道古老的关隘,又一次证明了它在现代战争中的价值。这一次,对决的双方,是山西的阎锡山与东北的张作霖。

时间定格在1927年。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,北方军阀格局则暗流涌动。6月,统治山西多年的阎锡山审时度势,宣誓就任“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”,将所部晋绥军改旗易帜,正式响应北伐,首要目标直指盘踞北京、掌控北洋政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。(本版图片均为张存良摄)(下转第二版)

【2版】 综合

2026年重点体育赛事赛历

【3版】 文苑

代县发现一处战汉居址,“邻居”是广武城

【4版】 副刊

童年印记



中华诗文绝唱镜鉴

(修身篇)

与其无义而有名兮,宁处穷而守高。

【原典出处】

(战国)宋玉《九辩》

【名句释义】

“与其无义而有名兮,宁处穷而守高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:与其背离信义而徒有虚名,不如独处贫穷而保持高尚的节操。